非战区的枪声

——香河暴动

尹玉如　王柏山　著

文津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〔京〕新登字205号

非战区的枪声

——香河暴动

feizhanqu de qiangsheng

尹玉如　王柏山　著

*

文津出版社出版
（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）
邮政编码：100011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　32开本　11.75印张　264000字
1994年3月第1版　1994年3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2400

ISBN 7-80554-227-9/I·73

定　价：6.70元

内 容 提 要

发生于1935年的“香河事变”，是日寇占领我国东三省之后，为进一步染指华北所策动的一次汉奸暴动，当时曾震惊中外，并引发了“冀东事变”和“华北事变”。这一使故土蒙羞、令国人切齿的史实，多年来很少有人提及。

这部小说便是以通俗的笔法，讲述了这段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。它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事变各方极有个性的人物，清晰明了地勾勒了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，生动形象地描摹了一个个恢弘的历史场景，如诉如泣地展现了这段民族的悲剧……

此书堪称通俗文学的上乘之作，可启迪人们对历史的思考。

题　记

1935年10月，日寇在河北省香河县指使汉奸暴动，占据县城。

——摘自《毛泽东选集》合订本244页注释

“香河事变”是“华北事变”的导火索，“香河事变”后不久，即发生了“冀东事变”、“华北事变”，随之引爆了震惊中外的“一二·九”运动。

——引自1983年3月23日《人民日报》文《华北事变》

目　录

引子……（1）
政客武桓……（5）
香河红旗舞……（22）
白日梦……（40）
县长赵中仆……（53）
武桓大闹县党部……（66）
愁坏“武疯子”……（77）
《晨钟报》……（88）
密室毒计……（101）
开除风波……（117）
挖河收陈翠……（127）
武桓一闹白旗……（148）
夜半枪声……（157）
巧斗王五德……（170）
张克明诈饷……（178）
奇文，奇闻……（192）
成立伪“国民自救会”……（207）
山雨欲来风满楼……（222）
武桓二闹白旗……（235）
城上谈判……（244）
棋走一步错……（254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白旗进城……(265)
仇杀……(277)
华北风云……(286)
四县长大闹聚贤楼……(296)
刘耀东出走……(309)
树倒猢狲散……(319)
香河无主……(327)
李兰亭怒杀川岛……(335)
再举抗日红旗……(354)
尾声……(365)

后记……(367)

引　子

晨雾弥漫。

影影绰绰地现出香河东关城楼的高大剪影。城门紧闭。全城寂然，似乎都在沉睡之中。

据说，当年姜子牙斩将封神，封他的师弟申公豹为分水将军，专司迎送日出日落之职。申公豹生前干尽挑拨离间之坏事，封神之后，大概羞于世人认出他的真面目，临行之前，往往布下弥天大雾。

当日正是1935年农历九月二十三，霜降季节，本应秋高气爽，不应有这大雾。可是日值戊戌，天干与地支相合，十恶大败之日①，传说正是申公豹当初填塞北海眼之时。天要下雾，娘要嫁人，也是没法子的事。

浓雾弥漫，外出的人往往要等起雾之后才出门。可今天特别，在香河城南一条条小道上，蠕动着一行行的人影。人影穿行在晨雾之中，不声不响，如一队队幽灵。幽灵逐渐集中，慢慢汇聚成一条人河，向香河东关外漫涌着。人流很快地灌满了东关外开阔地，前面的已涌向城门，后面的还在向这里汇集，形成了好大一片人海。他们每个人都举着一面白旗，像是大雾凝成的霜雪。

突然，人群中闪开了一条东西向的通道，四五个人沿通

① 《易经》用语，意为最不吉祥的日子。

道向东关走来。头前的一位身材高大，昂首阔步，俨然是个首领。他边走边朝周围人群说着什么，立时，白旗齐刷刷地举起来，同时发出震天吼声：

“我们要自治！”

“不要沙锅赵！”

“赵中仆滚出香河去！”

口号声由零乱不齐很快地谐调起来，汇成了一阵阵雷鸣般的吼声。这吼声冲破浓浓晨雾，震荡着周围的世界。待一阵吼声稍停，紧跟着又响起一阵——

“赵中仆，开城！”

“赵中仆，开城！”

“赵中仆在此！”一语清朗的话音似乎是从九霄飘下，城下人仰头望去，城楼上现出一个人影，透过晨雾，依稀可辨，此人正是香河县县长赵中仆。只见他神态从容，似乎比往常还要平静。城下的喧哗渐渐停下来，回荡在空中的赵中仆的话音更显得洪亮了，“父老乡亲们，中仆有几句话，如骨刺在喉，不吐不快。咱们香河古称淑阳，自古为文明之乡，倘若父老对我赵某有什么话要说，请派代表进城，乱喊乱叫成何体统?!”

城下静得如一潭死水，黑压压的人群，各个都是白旗垂下去，仰脸望城楼。不少人晃着脑袋找主心骨，可谁也不敢自作主张。忽见人群中那高大的人影，连话都没说，只挥了挥手，口号声便又立刻随着举起的白旗响了起来——

“我们要自治！”

“不要沙锅赵！”

城里的人们早已被这震天动地的吼声惊醒，不知发生了

什么事，不少人边跑边穿衣服爬上了城墙，探头往外看。城外，一片片白旗此起彼落，像是大风卷扬着满地大雪，人们吼叫着向城下涌来，一波一波，一浪一浪，前面的人拥过了护城河大石桥，转眼又拥到城下……

赵中仆上身探出城墙，扯着嗓子喊："乡亲们，别挤，别把人挤坏喽！有什么事好商量……"然而，他那已然沙哑的话音，就像是小石子扔进了翻滚的海水中一样，立时被淹没了。人浪还是一波一波地朝东关涌动。

突然人群又闪出一条通道，那个身材高大的人大步走来，跨上了护城河桥，又登上桥栏杆，举起两臂做了个往下压的手势，口号声便立刻停止了，骚动的人流也立刻像水被闸住一样，不动了。他转身对着城楼哈哈一阵长笑，潇洒地抖着威风喊道："赵县长，中仆公，好兴致啊，真正是站在城头观山景啊！怎么样？风景不错吧！"

赵中仆已失去了从容神态，中山服的扣子全解开了，但仍是很潇洒地手扶城墙，对着桥上的大个子也是哈哈一阵长笑，"不错！不错！好景致，好景致！武先生真乃人中之龙啊！开场锣鼓打了这么长时间才粉墨登场，好难出的台啊！"

桥上那大个子正是这群人潮的组织者武桓，武宜亭。只见他朝上拱了拱手，又道："中仆公！这回可知民众的力量了吧！自古道：民心不可辱，民意不可轻啊！"

赵中仆嘿嘿几声冷笑说："武先生，阳虎貌似孔子，满口仁义道德，其实是祸国殃民的盗贼。你以为用人海战术就可以压我就范吗？就可以让我把这片国土拱手让给日本人吗？我正告武先生，赵某只要有一口气在，恐难如武君所愿！"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这几句铿锵之言掷地有声，真可令风云变色。

武桓没等城上的话说完，就又发出一阵长笑，“哈哈哈，赵中仆，好言辞！你尽管巧舌如簧，恐怕也挽救不了你城破人亡的命运！我看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哪！”他把双臂对人群一挥，“来啊！给我攻城！”

刷的一下，人群中立时冲出一队人来，他们抬着一架足有二尺粗的大柁，柁身上距离均匀地捆着十几道粗绳子，吭唷吭唷地向城门冲来，把那柁撂在城门洞里。然后，每人抓起一根绳子头，有人发号指挥，柁被悠起来，重重地撞到城门上，“咣哨，咣哨，咣哨……”

这时，城中心观音阁的大钟响了，声音浑厚而悲壮，“咚咣——咚咣——”

城外是惊天动地的呼喊：“开城……开城……”

——这就是日寇在侵占我国东三省之后，又在河北省香河县所策动的汉奸暴动，史称“香河事变”。其组织者即为香河县的大财主——政客武桓。

政客武桓

青龙湾河九曲十八弯。据说乾隆爷下江南时，龙舟曾经过香河县红庙村。乾隆爷看运河太窄，水势汹涌，万一决口就要良田淹没、生灵涂炭，于是当下就从护驾将军手里拿过一张银弓，举在手中，降下口谕，命河务大臣从脚下开挖一条引河，直通东南七里海，以泄洪水。不知这大臣是为了讨好皇上，还是照本宣科不敢走样，反正是照银弓模样挖了这九曲十八弯的新河。200多年过去了，两岸堤上已是古木森森，蒿草离离，自然成了强人出没之地，近岸村庄常受其害。这些年更厉害了，这个军那个军的过了不知多少，留下了不少散兵、游勇、兵痞，落在地面上，三个一群、五个一伙，甚至有几十个上百个一绺的，明火执杖，打家劫舍，剪径、绑票、撕票，成了当地人不可抗拒也躲避不了的灾难。几伙强人之间，也常发生火并。每到夜晚，总有撕裂人心的枪弹声、怪叫声、哀号声，凄凄惨惨，使人毛骨悚然，心惊胆战。

6月的青纱帐，一碧无边，微风摇曳，似乎有无数强人在里面蠕动。中午时分，路静人稀，没有紧要之事谁也不敢轻易到青龙湾河畔来拿性命开玩笑。

可就在这时候，大堤上传来一阵嗒嗒的马蹄声，从密密的树丛中窜出一匹大菊花青骡子。这骡子长得那叫漂亮，浑

身油光锃亮，腿也细长匀称，哒哒地颠起来，稳如坐炕快如飞。骡子背上坐着一个人，头戴巴拿马凉帽，身穿白色纺绸褡裢，上衣扣子与衣兜间垂着一条金链，鼻子上架着金丝墨镜，看那洋洋自得的傲劲，即使青纱帐里有无数蟊贼也不放在心上。骡子的四蹄嗒嗒紧蹬，在两侧全是高高庄稼的道上飞奔，身后留下一股烟尘，惊得蚂蚱四下里乱飞。

猛然间，骡背上这人看见前面道上横地绷起了一根大绳，刚想勒住缰绳，可已经晚了，骡子咕咚一声被绊倒在地，人也从骡背上扔出去有一丈远，栽进道旁的泥水坑里，眼镜也不知摔到那儿去了。

这一下，摔得此人肝肠肚肺离位，鼻青脸肿嘴斜，刚要开口大叫，嘴又被什么东西给塞住了，一直杵到嗓子眼儿。紧接着，眼睛也被一条黑布紧紧地箍上，两手被扭到背后，捆了个结结实实，绳子煞到肉里，像勒断了骨头一样钻心地疼。然后，又觉得自己像是给装进了口袋，抬到骡子背上，黑暗中觉得一会儿爬坡，一会儿过坎，一会儿出青纱帐，一会儿进青纱帐，转了不知几个圈子，就昏昏沉沉地不知东南西北了。

田各庄西头，有一座铁桶似的大宅院，周围有大树包围着，像是密不透风。宅子是前后三进，最后一进院子里有一棚葡萄架，葡萄叶密密层层，筛得满地花斑阴凉。阴凉处支着一个大八仙桌，桌上摆着几碟儿菜，看得出是剩菜残羹。桌上横七竖八地堆放着鸡骨鱼刺。菜汤顺着桌腿儿往下流着。四五个大汉还在猜拳行令，吼得很欢。一个个袒胸露怀，腰里都插着锉掉准星、拆掉标尺的光身手枪。

桌正面坐着的是满脸疤瘌只有一只左眼的家伙，右眼是

个黑窟窿，笑起来嘎嘎嘎的，像个报丧的夜猫子。此人一边笑一边往嘴里倒酒，酒顺着嘴角哩哩拉拉，把黑黑的护心毛都泡湿了，他还在用那嘶哑的嗓子叫唤着："弟兄们，喝呀！喝呀，弟兄们……"

这时，打前院跑进一个人来，喜滋滋地喊："姜头子！打鱼人回来了！"

这独眼人听到报告，"啊"了一声，猛地把酒碗一丢，站了起来，伸长脖子问："空网饱网？"

"当然是饱网！"

"好！快请进来。"

几个喝酒的也一齐撂下杯箸，瞪着眼珠望着门口，脸上都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表情。

只听一阵呱哒呱哒的蹄子声，一头大菊花青骡子驮着个大布口袋进来了。三四个人抬下布口袋，放在葡萄架下，解开袋口，里面露出一个蒙头箍眼的人来。

独眼人的眼光电似的扫了几个手下人一遭，"是武先生吗？"

"没错！"

"他妈的！混蛋！混他妈十六辈的蛋！知道还这么狠地捆？快请进屋里！"

进了屋，独眼人把被捆人抱坐在炕沿上，亲自动手解绑，左一层右一层，横一匝竖一匝，又掏出塞在嘴里的东西，放开眼罩。

被解开的人约摸50岁上下，偏跨在炕沿上，倚着墙，缓缓地抖着手，揉揉腿，揉揉眼，转几转脖子，动几动脑袋，看样子是难受到极点了。

独眼人把这个人打量了一遍又一遍，猛地一抡胳膊，扯着嗓子喊："他妈的！全在这愣着啦！？快打洗脸水！"

水很快地打来了，放在盆架上，屋里又沉闷了好一阵子，这个人才艰难地站起身，挪过去洗脸，漱口。他低头一看，一身白衣服已经没了模样，气得把手巾啪地扔在盆里，水花向四外溅去。

"您的眼镜、帽子、怀表。"独眼人恭恭敬敬地托着几样东西。等这个人接过之后，他才哈哈一笑，双手抱拳一躬到地，"武议员，武科长，您受惊了，小弟姜恩良这里给您赔礼了！"

这姜恩良可是香河地面上有名的土匪头，活动在香河、宝坻、武清三县交界之处，为人心毒手狠，胆大包天，为了独霸一方，经常和其他土匪火并，在火并中丢掉了一只右眼。这只眼，换得了这伙土匪中的第一把交椅，匪号"独眼虎"。在周围左近，一提姜恩良，吓得小孩都不敢哭。他手下有七八十号人，二十几匹快马，对外号称自卫团，自任团长。

别看独眼虎外表粗，内心里却刁钻古怪得很。干这种黑道买卖，他知道，不定哪一会儿，不留神就许被人家"撂"了，没心眼儿可不行！没准儿，这个人就许在身边呢！什么"团长"！这只不过是小孩儿过家家儿，要干，就得干真的，弄个真官儿当一当。眼下，这块地方被什么"协定"划为非战区了，没有军队驻扎，趁这机会要是能挤进官面上去，那可真是天为王大，我就是王二了。可是低头一想，自己的双手确实是鲜血淋淋，若是硬往"官方"钻营，闹不好没准挨了官家的枪子儿。再说，手下就这几个屌人，也许根本换

不了多大个官儿。他倒不怕官小，是怕官方看不上。更重要的是，中间没人事难成。可这中间人又他妈的找谁去？有的能当，可与自己没交情；有的有交情，可又与官方说不上话。为这个事，他和几个心腹可发了不少日子的愁了。想来想去，就想到了武桓身上。他们认定，只有这武先生才有能力、有资格当引荐人。可这武桓总在大世面、大地方活动，够不着也还是使不上他。新近打听到，武桓从香河城回了柴庄，姜恩良这才撒下了不少卡子，来了个“武请”武桓，没想到这么快就“请”来了，乐得他大嘴岔早咧到耳朵边去了。

这姜恩良之所以打武桓的主意，是因为武桓是香河县的也是京东的一个奇人。武桓，字宜亭，家住青龙湾河南岸柴庄，家大业大，是赫赫有名的“河南武家”。人都说，骑上好马跑半天，也跑不出他家的地圈儿。当年，就这么个阔少爷，见了村里人，却能做到不笑不说话。谁有为难事，他都上赶着伸手周济。有一年青龙湾决口，方圆几十里颗粒无收，村村有逃荒的，拖着棍子要饭。冻死的，饿死的，卖儿女的，睁眼可见。武桓看不了这惨景，趁他爹出远门的机会，竟把自家粮仓打开，公开放赈。方圆几十个村的人都说武家出了个大善人。等他爹回来时候，十几个大囤的粮食没了，他爹气炸了肺。

武桓自小就叫人琢磨不透，你说他善吧，他却也曾把一个惊车轧了他家庄稼的车把式打得一个多月没起炕，牲口还扣在他家使了半个月，算做赔偿损失。他小时候在私塾念书，也曾趁老师外出，领头和同学们把桌子搭起来，唱开了

《捉放曹》，把个教室弄得乌烟瘴气。老师回来正碰上，就数落他几句。他这口气不出，说老师不给他这大学长留情面。放学后，他就在老师座位下拉了一泡屎，屎上插一个小白旗，旗上写着“我拉的”。第二天上课，老师坐下刚要开讲，就闻到一股钻脑浆子的臭味，低头一看，脸色登时气紫了，憋着气细看字体，知道这是武桓所为，就叫武桓前来念旗上的字。武桓两眼一转脑袋一甩，“我不认识！”

“这三个字你都不认识，你白活这么大了！让大家说，这仨字念什么？”

学生们靠近讲台来看，谁也没念，也没说什么，只是使劲憋着肚里的笑。

老师急了，一拍桌子，“一群废物，这是‘我拉的’！”

老师话音刚落，武桓紧接话茬儿，“您拉的？您拉的还问我们干啥？”

学生们哄堂大笑，差点把老师气死。老师气哼哼地去找武桓爹。不想他爹听了之后，竟仰天大笑，还说：“好！好！我儿非凡人也！”

武桓最钦佩的古人有两个，一个是有雄才大略的魏武帝曹操，一个是主张“大丈夫不能流芳千古，自当遗臭万年”的东晋大司马桓温。每当提起这俩人，他就赞不绝口，认为这才是“真正的大丈夫”。为效仿古人，他把原名“武恒”，改为“武桓”，认为自己这姓，可占魏武之“武”；名，可占桓温之“桓”。集二先圣之大成，自可成一代大丈夫。

武桓脑子好使，进保定府优级师范读书后，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。武桓口才也好，肚子里的玩意儿都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，十分风趣，显得性格幽默，人缘也不错，身边总

有些被他吸引住的人。可你说他颇有风度吧，他却又常把求他补课的人骂个狗血喷头，“笨蛋、屎蛋、大混蛋”地骂，骂得乌烟瘴气，什么粗话都有。

有一次，一个同学被与他家长有仇的土匪劫去了，同学们都在议论怎样去救人，可你说东，他说西，总也拿不定主意。武桓自始至终一言未发，同学们请他发表意见，他板着脸说：“坐着说，何如起来行？愁有何用！”说完，一甩袖子走了。

三天之后，武桓和被劫去的同学一起返校了，同学们都大吃一惊。武桓说：“我是冒充师范学校全体师生的代表，找土匪去说项的。凭我三寸不烂之舌，愣是说得土匪放了人。”至于细情到底怎样，没说。

被劫的同学说：“我也不知咋回事，土匪就让我和他一起回来了！”

于是有人赞扬武桓是英雄，有人夸他讲义气，为同学不怕两肋插刀。可也有人背地嘀咕说武桓通匪。不管咋说，武桓的形象猛然高大了好些。

师范毕业后，武桓被留在保定一中当教师，兼当教导员。可他看不起这吃粉笔末儿的营生，也不甘心当孩子王。他觉得，男子汉三十而立，要立在做大学问上，要教天下人。第二年，他与本地张某拼争保定市教育会长的金交椅，不幸以失败告终。他又窝了口气，一跺脚，离开保定直奔北平了。

要想在北平扎住根，一要有财，财力通神嘛；二要有才，才惊四座呀！武桓深知其中奥妙，所以在北平选了一家高级旅馆，备了一份厚礼，前去拜望香河县的老乡——现任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